

感懷恩師杭立武

(本文插圖刊第4、5、6、7頁)

●周書楷(前外交部長、現總統府國策顧問)

隨堂聽講認真負責

在公曆一九三〇年代英國擁有一艘橫渡大西洋的郵輪——瑪麗皇后號。等到一九六〇年代，它服役期限屆滿而船艙設備依然可供使用，所以美國加州一家公司就把它買下放在某名勝海海岸旁，變成一座水上旅館。

假如將外交人員比作國際間的輪船，那麼我這條曾經航行於海洋上五十餘年的中型艦艇現在是已到停駛的終點，它是否還有任何剩餘價值，就要看未來歲月和機緣做怎樣的安排。至於這隻船在六十年前如何建造和下水加入行列，以及長期航程中的若干遭遇，就是本文的主旨——頌揚一位中國近代從事製造文教輪機的偉大工程師，杭立武先生。

公曆一九三一年夏季，揚子江中下游發生嚴重的水災，筆者由全部被淹的湖北省漢口市，來到部份被淹的南京市，進入甫被考取的國立中央大學政治系，填完選課表的最後一項手續是呈給系主任簽字，當時擔任這個位置的便是杭先生。我首次拜見這位恂恂儒者，雖說為時短暫，然而

開始就有如沐春風之感。

隔了幾個星期，我又去晉謁杭主任。這次的會晤，在多年以後談起是一件趣事，但是在當時確是性質相當嚴重。事情的經過是如此的：對我們主修政治系的新生和他系選修的同學而言，「政治學」這門課自然是最基本的入門須知；而主講人是一位剛從美國某著名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青年教授。在上過他四五堂課之後，我們全班都發現他的教學既無內容，又無秩序、信口開河、不知所云；於是舉行一次班內會商，僉認有向系主任提出報告，請求補救之道。由於我發言很多，由大家派為代表。本來一個十八歲的新生不應該剛進校園就鬧禍，我以惶恐之心去見杭主任，陳述大家何以認為那位老師不能勝任的理由。我原想有被申斥的可能，殊不知杭先生很和藹地聽取我的報告後解釋說，他到職不久，所有教授早經聘定，那位老師的能力如何他不清楚，同學們既然不滿，他願查明真相再行處理。等到下週上課時，杭先生竟連續兩次到課堂陪我們聽講，後來他不僅改聘了這門功課的老師，並且將所有政治系的課程都去「旁聽」，使全體教授提高警覺

，同學們也為之振奮。自從我那次真正認識杭先生，他對一切事認真負責的敬業精神，可以說是六十年如一日。他在中央大學只有一年，可是這十二個月給我許多感召，樹立了彼此間永恆的師生之誼。

國際協調受到推崇

杭先生離開中大，是因為國民政府在南京建都，統一全國，與英國政府交涉退還庚子拳亂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向清朝所索以關稅作抵償的鉅額賠款，獲得圓滿協議，成立了一個中英政府人員聯合管理董事會，華方董事係以朱家驊先生為首的幾位高級官吏，英方董事多係該國旅華股商，皆為兼任性質。董事會址設在南京，經常業務由一總幹事處理。中英當局鑒於杭立武先生的資歷能力最為適當，所以延攬了他。這個機構對於合理使用鉅款，從事發展我國經濟、運輸、文化等項建設，有極大的貢獻，而運籌帷幄的功勞，自應歸之於杭先生。

我在中大畢業後，很幸運地被幾位老師推薦服務於「國際聯盟中國同志會」這個團體是由所

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參加「國際聯盟」的國家中社會賢達，在每一首都所組成的，其宗旨為教育及推動各國民衆，協助政府支持「國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各國人民間之友誼。「中國同志會」的理事會是由朱家驊先生邀請全國學術工商各界知名領袖共同組成的，而杭立武先生也是其中最熱心的一位理事，因此我能繼續受益於他睿智的指導。

公曆一九三七年七月初，日本軍閥從華北及上海發動全面侵略我國，「國際聯盟中國同志會」全力投入抗日戰爭的國際宣傳工作，聯絡各國「同志會」，呼籲全球朝野譴責日本暴行，並對中國作精神及物質支援。日本空軍猛烈轟炸南京時，前述「同志會」的辦事處遷移到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的堅固大廈中，於是我更能夠朝夕就教於杭先生。

日本軍隊攻陷南京的前夕，「國聯中國同志會」追隨我政府和其他重要公私機構遷往長江中游的武漢。那時候國際間主持正義的各種團體及新聞界紛紛發起援華運動，派人前來調查訪問，冠蓋如雲。「中國同志會」在朱家驊、杭立武先生等領導下，也加強其協助政府的對外宣傳工作。

日本軍閥企圖併吞中國的時候，國民政府正處於國父孫中山先生所擬訂的「訓政時期」。雖然中國共產黨和各派所謂民主人士擁護蔣介石大元帥主持的政府一致對日抗戰，可是缺少一個類似「國會」的機構。中國國民黨乃網羅全國精英，組成一個「國民參政會」，作為戰時的「國會」

，以團結各黨各派及無黨派的領袖人物。杭立武先生也被邀參加，我從旁目睹他日夜奔走於此等人物之間，從事聯絡工作，發揮了最大的協調功能。他在這一方面的材幹，從此受到中國及國際社會的重視和推崇。

促往駐英使館歷練

公曆一九三八年夏季在歐美組成以促進和平伸張正義為宗旨的「世界青年大會」在紐約舉行第二屆大會，邀請我國派團出席。政府指定教育部負責籌備，由朱家驊、杭立武兩先生的推薦，我也被選為團員之一。行前杭先生曾詳細指示如何為我的任務作最大的努力。我們浩浩盪盪地在美國活動了幾個星期以後，英國出席該大會的代表團邀請我們選派兩位團員前往該國協助當地熱心人士所發動的援華工作，中國代表團推舉我及另一位女團員接受此項邀請。我們約定請她在英國婦女界活動，而其他方面則由我奔走。

我們到達英國，適逢德國希特勒以解放捷克境內德語少數民族為名，要求捷克割讓這些住民的土地，引起西歐很大的恐懼；與我同去的那位女團員，因為怕有戰爭，提前轉回美國。我則透過杭立武先生介紹，和英國「國聯同志會」及各界英人所組的援華團體建立聯繫，由他們安排在英國十幾個城市向各種社團演講我國壯烈的抗日戰爭及吾人建國目標，一直到一九三八年的冬季，西歐緊張局勢已由英法對德的屈服而暫時解除，同時我奉派赴美開會隨之轉往英國的資斧亦行將告罄；在國內，日本軍隊攻陷武漢，政府遷至

重慶，我就報告杭先生，決定先往德國作短期參觀，然後經法國馬賽搭便船去越南轉回重慶。

公曆一九三九年二月中旬的一個深夜，我在德國柏林一家小客棧正預備翌晨乘火車赴馬賽上船返國，驟然有一位中央大學留德的學長——魯冀參兄來找我，他說那一天下午在我國駐德大使館收發處發現一份重慶發給我的電報，所以特別拿來交予我。這份電報來自杭立武先生，告訴我他已洽獲外交部同意，派我在駐英大使館服務，囑我速往倫敦待命。

這封電報不僅改變了我當時的行程，並且決定了我畢生的事業前途。

一九三九年二月底我趕回倫敦後不久，大使館便通知說外交部已電派我為該館「甲種學習員」，在我三月九日到館中報到上班時，才知道這種「學徒」制度，起源於沒有高等考試的北洋政府時代，外交部常常向某些大學徵求文法科系教授們保薦若干已在國外留學及剛從國內畢業的可造之資，派充駐外使領館的學習員，准許他們以一份份時間在館內工作，一份份時間在當地大學研究所深造，經過相當時期的訓練及考核，對被認為合格者就任命其為正式低級外交或領事官。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創立高等考試辦法，最初因來源不暢，所以把那個舊制度仍予保持。

我在大學求學期間，原以從事外交工作為志願。畢業後由於日本軍閥對我國節節進逼，戰事爆發在即，我在外交部以外做了些外交性質的工作，卻沒有時間去想搖身變成外交人員。藉杭立武先生多年的培植提攜，終於使我的願望實現了

利用「學習員」制度，我一面在使館做點基層工作，一面先在倫敦大學隨後在劍橋大學從名師研究近代歐洲外交史。我不敢說這一生有什麼成就，可是從做「學徒」逐步爬到外交系統的巔峯，其基礎乃是杭先生為我奠定的。

日本於一九四一年底攻擊英國遠東屬地後，中英成為盟邦，其國會曾組團訪華，我們的「國民參政會」也於一九四三年組團赴英答聘，杭立武先生為團員之一。我奉顧維鈞大使之命照料該團，看到杭先生周旋於英國朝野高層人物中，從容和善，不亢不卑，凡事恰到好處的風度，更增加了對他的敬佩。

外交環節重溫教益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王世杰先生出任外交部長。我於年底奉召由英返部任祕書，杭立武先生當時是教育部次長，雖然與外交部是兩個不同的機構，但是一則杭先生與王部長私交甚篤，再則「聯合國文教組織」甫告成立，我國出席其常年大會的首席代表往往是杭先生，所以我有很多向他重溫教益的機會。

一九四九年中共軍隊佔領南京，中央政府移駐廣州，內閣改組，杭先生升任教育部長，本來有意派我充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可是適逢中國國民黨蔣介石總裁訪問菲律賓賓里諾總統，彼此協議儘早在該國召開亞太地域防共會議，外交部派我去馬尼刺參加我國大使館的籌備行列，因而未能直隸杭先生帳下，辜負他的另一番好意，惟感激之忱迄今不忘。

一九五六年我由菲律賓回部任常務次長後不久，駐泰國大使出缺。葉公超部長與僚屬商量向蔣介石總統推薦繼任人選，我們一致認為杭立武先生是最適當。他後來持節於曼谷，果然成績輝煌。泰國朝野人口有中國血統者比率甚高，而他們都以擁有泰籍為驕。該國地理環境因與英法屬地接壤，使其外交政策傾向於縱橫大國間，採取中立路線。我政府在大陸淪陷於中共手中後，和泰國的關係一度趨於極為微妙。在杭大使任內，賴其足智多謀，勤勞不息，拉攏著各方面的人物，使中泰關係出現一個黃金時代，也為我們從事外交工作的後進留下了一個好的榜樣。

一九六〇年代我先後出使西班牙及美國，而杭先生也從曼谷首調馬尼刺，繼調雅典，在這兩處的政績同樣為中外所稱道。我和他雖天各一方，但時時向他通信討教，得到不少的寶貴指示。

精力過人成就廣泛

一九七〇年代，杭先生由希臘歸來，主持國際關係研究所，我則在行政院任政務委員，負責幫同外交部協調各部會涉外業務。杭先生奉行政院院長蔣經國先生之命，在他研究所內成立了一個外交政策研究小組和一個經濟政策研究小組。前者由我任召集人，其成員有陶百川、端木愷、朱建民、連戰、李靈均、王紀五諸先生，每週以一整個上午或下午討論當前的外交課題，不時向蔣院長提供參考報告，杭立武先生親自積極參與每次的會談。那個時期，我國最大的憂慮是美國與中共建交。外交小組對這個難題反覆交換意見

，我們所抱的最大希望及所提的任何建議，只是如何拖延美國與中共建交的時間表。在我奉派出使教廷以前不久，行政院將國際關係研究所改為政治大學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杭先生去職，上述小組被解散，好在直到彼時，中美關係仍呈膠着狀態。

後來，亞洲人民反共聯盟的祕書處遷來中華民國，杭立武先生一向是這個組織的元老，被選為祕書長。除此以外，他並且創辦了「亞洲與世界社」、「中國人權協會」、「港澳之友協會」……等等團體，做得轟轟烈烈，其精力之過人，成就之廣泛，真是任何人不能望其項背。可惜我遠在梵蒂岡，未能稍盡犬馬之勞，而杭先生在萬分忙碌之中，對我這弟子，公私照拂，始終無微不至。最後，他可以說是為國家為社會鞠躬盡瘁，恩師棄世瞬逾一年，緬懷六十年來的德儀，使人悲痛不已，惟有生之日，當常念其精神永在耳。

致謝理琇凱先生

理琇凱先生來函略謂本雜誌三〇三期熊覺先生「老兵的禮讚」「……蔣經國曾任第一任（退輔會）主委……」有誤。……退輔會首任主委是嚴家淦先生，二至六任主委，依次分別為蔣經國、趙聚鈺、鄭為元、張國英及現任許歷農先生；特為補正並向理琇凱先生致謝（編者）